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令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之人自能食能

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

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古人自

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

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
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
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
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
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
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
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
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令只教人且把

敬為主收歛身心却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弟子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

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
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
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
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
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誰存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
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
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

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説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暁曰解時却須正説始得若大叚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説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晩頻自

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曾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

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
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
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弟子職所受是
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
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
是做人底樣子　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
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

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
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
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
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
胡亂恁地說去　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
處亦要理會曰相無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
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

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

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

成材者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

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

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蹤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内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内則二篇觀之

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内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

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旣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

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强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甞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

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觧義理若

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髙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何如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

之知之皆為有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甞遽哉　學者須要知言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

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令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為恥未如之何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

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

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　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學者有所聞而不著於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

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為心害乎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以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

縱之則存者亡矣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博奕小技也

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

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為而

追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

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茍曰

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

亦無益矣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絶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氣質沉靜於受學為易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

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茍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主敬事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學不貴博貴於正

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吉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

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宏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　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

加之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人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宏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礙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萊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

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
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
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
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
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
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
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
心既宏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廣不謹

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廣則入於隘須寛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

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

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

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希不

傷手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

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立志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能培養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顔子工夫真百世之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

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為巳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葢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

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擴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　自孟子歿聖學失傳荀卿而

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終始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斃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

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　顔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説久而性成之則説不足道也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

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説若令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具廣矣乎然而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

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盖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問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

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静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學道者

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

岫巻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

有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

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　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説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説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説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説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説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

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家令人多是未曽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

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址基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别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没頓放處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縁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

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説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得若止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

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洒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

如此太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来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得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

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

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

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　若不見得入頭

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

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来費多少力如雞

抱卵看来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

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

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

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為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今日截然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持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

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　學問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　人須做功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

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没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令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

得不肯做功夫　學者須於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

是别去求箇心来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来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别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横渠説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資禀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来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

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来大叚精切　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何如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来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

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令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盖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異　學問是自家

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令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

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令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性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心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已之

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
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學者大要立心所謂志者不
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
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
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
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
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

此學者之大病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

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禀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顔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来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學者做工夫當忘

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可倚靠師友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

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

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顧做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来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嚴立功程寛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

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妨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

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来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

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将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令學者要緊且要分别箇路頭要緊是為已為人之際為已者直抜要理會這

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上向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

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説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説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説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説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

飯事親從兄盡是學問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已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曽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

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事物然亦須各有倫序
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
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
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
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
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
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
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

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今人口略

依稀說過不曽心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髙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髙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髙處之理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塲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

後方始知元来是如此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来意思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四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

愈高明　開闊中又著細密寛緩中又著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宏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寛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

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裏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

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胷中流轉　令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有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

學亦當如此曰然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别

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郤向裏工夫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學者須是培養令不做培養工夫如何

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
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
然明令不曾做得此工夫胷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
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令要窮理又無
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
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
見有似箇稊稗令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

又不如稊稗也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禄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説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為一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　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

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之間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

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
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
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
○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
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
其可矣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
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
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主敬者存心

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㝠㝠之中矣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　為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别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

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

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
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
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
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
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
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
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

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他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

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葢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强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

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

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葢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

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

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殻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葢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

們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

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令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　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　與東萊呂氏書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人看文

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横錯綜各有意脉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説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横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説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　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

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葢未嘗有箇不得底事

又曰聖人之言本是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

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説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日用之間隨事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

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

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

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葢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已之意不以讀書治已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乆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

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

馬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

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

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静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别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致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

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眞受益也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

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别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

其用其間曲折纎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馬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

畢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
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
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
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
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
經歴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
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也非固欲畫於淺
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

儒之說也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葢人有是身則其秉彛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

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為學之序必先成己

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

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凖擬安排

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

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

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

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

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

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髙談不若俯首歴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髙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

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

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令人讀書得如漢書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令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别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

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畧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湯武也只是這道理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疾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

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
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
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
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
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
仁處便掉了不管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
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
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

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憑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

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葢謂此也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

只得一模様耳曰模様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顔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檢點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　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

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已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為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

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義理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

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

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壊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令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學問

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復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　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

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静着心實着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罌每起

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横

生一念要得别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偉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等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柰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

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剥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

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是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人說道頓段

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　問横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寛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寛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横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　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

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顔子仰高鑚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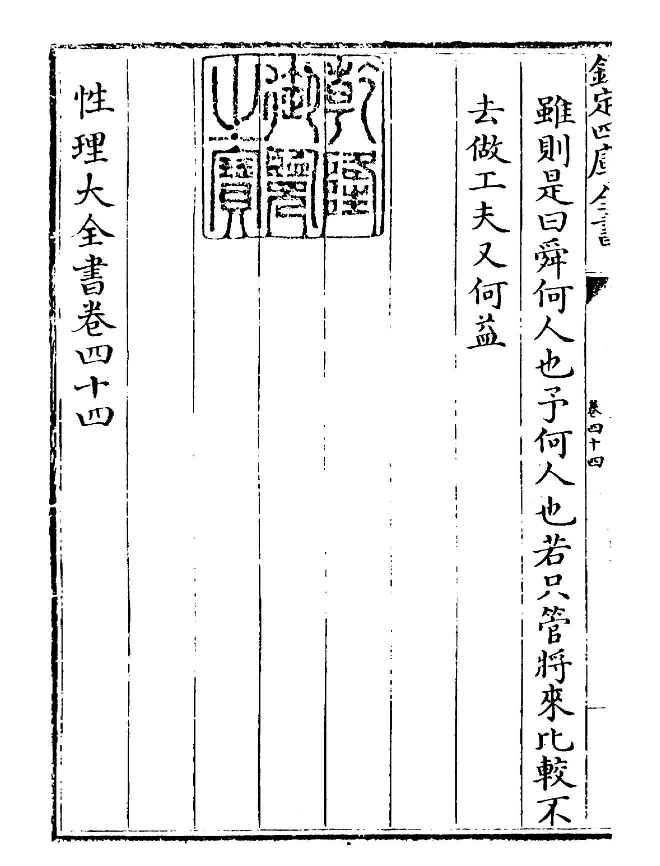
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人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就就這理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别處去葢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撕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

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去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

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不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　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己說只借聖人言

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

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
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四